

怎样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

ZENYANG RENSHI
“XIFANG MAKESI ZHUYI”

徐崇温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怎样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

ZENYANG RENSHI
“XIFANG MAKESIZHUYI”

徐崇温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9-05188-4

I. ①怎… II. 徐…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766 号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ZENYANG RENSHI “XIFANG MAKESI ZHUYI”

徐崇温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 耘 别必亮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40 字数: 56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229-05188-4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自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适应于我国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系统地介绍进我国以来,迅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有发展成为一种显学的趋势。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刚接触到它时,我曾习惯性地按苏联模式的观点去观察它,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它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事出有因,而且有一些是有理的,这使我感到必须调整和重新确定观察它的理论坐标,这就是要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指针。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它明显地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它的许多代表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却从一开始就用形形色色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基本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中混合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由此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峙乃至抗衡;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冲破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在那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思想资料。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两重性,给在不同情景下接触到这种思潮的人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倾向于突出“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后一种思想特质,而漠视或低估了它在指导思想上用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中混合去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而简单地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等同起来,乃至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而在另一些时候,又有一些人倾向于突出它的前一种思想特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而忽视或轻视了它冲破束缚、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参考借鉴作用;也还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时候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地游走于这两种倾向之间。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疑惑,导致了我国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和争论,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因此凸现。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一思潮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涉及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诠释。对于这些思想资料,要是能够正确对待,它们无疑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开阔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思考,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的;反之,要是出现邓小平所指出的那种情况,“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那就势必造成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重损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就必须认真解决这个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努力做到如邓小平所教导的:“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①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我把多年来所撰写的部分有关文章,在《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题下,编纂成三组:一、基本情况;二、讨论和争鸣;三、具体分析。现一并奉献给大家,由于这三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文章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到其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代表作,展示了它的基本特征,彰显了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的基本区别和原则界限,因此,希望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引导一些社会思潮的发展和对于它们的研究方面,发挥一点积极作用;同时,期盼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者能够增强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到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倒过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2012年3月3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刊物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会议报道。这篇报道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在中央编译局召开联席工作会议。与会者认为,“在新的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无可厚非,但用西方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反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然导致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支离破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设定为西方哲学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我觉得与会者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那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就是马克思主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曲解马克思主义,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的错误倾向。而为了克服这种错误倾向,就必须认真解决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徐崇温

2012年4月于养心园

序言	1
第一篇 基本情况	1
一、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1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	26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当前意义	43
四、应该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49
五、坚持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	59
六、就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答《求是》杂志社 记者问	74
七、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答《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问	83
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	91
九、评高尔曼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104
第二篇 讨论与争鸣	121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21
二、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140
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	149
四、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	172
五、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	185
六、再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	206
七、三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	225

第三篇 具体分析	241
一、透视“青年卢卡奇热”	241
二、青年卢卡奇的实践观评析	263
三、不要把唯心实践观说成实践唯物主义	279
四、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评析	296
五、要划清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的原则界限 ...	327
六、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的赖希	343
七、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	373
八、萨特和马克思主义	388
九、高兹: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运动、 后工业社会理论结合起来	459
十、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理论述评	492
十一、评“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由科学到乌托 邦”论	516
十二、评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525
十三、评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537
十四、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	547
十五、阿尔都塞的反经验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	567
十六、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586
十七、普兰查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和国家论	602

第一篇 基本情况

一、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定内容的思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所据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西方国家的革命却相继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使资本主义矛盾更加深刻和空前尖锐起来，它促使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到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寻找出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更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于是，从1918年到1923年，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先后爆发了骚动、起义和革命，但却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开始对这些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思考。特别是当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形势

下,在所属各国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政策以后,更使这种思考不仅对准第二国际,而且也对准共产国际以及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反应见诸于“马克思主义荷兰学派”的一名代表高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革命并不单从一个经济危机中产生,还有进一步的条件,“德国、匈牙利、巴伐利亚、奥地利、波兰和巴尔干的例子告诉我们,危机和苦难是不够的,在这里有最可怕的经济危机——然而革命却没有到来。还必须有把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因素,而如果缺乏它的话,革命就流产或失败。这个因素就是群众的精神”。因此,“必须总是以一种唤醒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方式去行动和说话”,并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创精神、无产阶级群众阶级意识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①。

把这种对于西方革命失败的思考,首先提到哲学的高度,形成一股思潮的,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这本书里,卢卡奇把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轻视革命主体作用的经济决定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为此,他用“总体性”的观点去取代经济因素首要性的观点,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创造历史的观点去取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性的观点;他在批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同时,强调意志、意识、意识形态、主观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释。

卢卡奇的这种解释,一是把异化当作它的中心的批判范畴,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异化、物化了的世界,而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真正的人性”和人的“总体的个性”的实现;二是使马克思主义离开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证主义”研究,去探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是主张把社会看成是各个相互作用和中介方面构成的“总

^① 高尔特:《对列宁的回答》,巴黎1930年版,第89、106页。

体性”，主张“把孤立的事实同总体性联系起来”；四是认为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并据此把人提到历史的主体的地位上，而拒斥唯物主义决定论。

西方曾经有人把卢卡奇的这本书说成是“20 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说它对 20 世纪初期革命的思考，可以和康德的《三大批判》^①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相媲美。

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代表这股思潮的，还有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年），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1918 年）也表现了这一思潮。然而，对于这一思潮的奠基和发展具有更大影响的，则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被囚禁法西斯监狱期间所写《狱中札记（选）》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概念和理论。

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认为，革命在西方失败的原因，在于照搬了俄国革命的战略，而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前提不同的缘故。俄国的政权是半封建的军事官僚国家，在那里，统治阶级的统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这样的国家，一旦遇上灾难，被压迫的群众起来，群起而攻之，在一场“运动战”中就把它搞垮了，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战略；反之，西方国家的政权却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统治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基础上，建立在被统治阶级由此而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所给予的“同意”的基础上的，这就给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它像一道屏障那样，抵御着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的侵入，把政权保护起来，当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照搬十月革命的“运动战”战略来对付它时，就会遇到在俄国没有遇到过的暗堡、暗火力点，使革命的有生力量遭到大量杀伤。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框而仍

^① 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然幸存下来,其关键性的因素,就在于资产阶级持有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与此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就应该采用“阵地战”的战略,首先一个又一个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只有把这些领导权阵地统统夺过来了,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首次公开发表,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使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得到了证实,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思潮的发展。

然而,在另一方面,又由于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先后指责卢卡奇、柯尔施的上述著作“回复到古老的黑格尔主义”,是“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并宣布“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共产国际内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后来,柯尔施被开除出党,卢卡奇作自我批判,这就使这股思潮只能走向党外,首先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中得到发展;而在党内,则作为一种“地下”传统,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一些在理论上持异议的党员的著作中。

直到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的时候,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奋起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的“新左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这一思潮才引起西方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注意。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脍炙人口,而且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中,它还俨然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苏联、东欧国家,这股思潮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一位名叫伊里巴贾科夫的学者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第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曾有不少马列主义者产生了所谓‘马列主义危机’的虚假观念,认为马列主义‘不能’回答现时代的问题和成为当代条件下行动的思想指南,认为必须‘改造’马列主义和建立某种‘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发展过程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这股思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失败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内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展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式形成于1923年,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却在此之后,而这个概念的流行,更在思潮出现之后好几十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奠基人之一的柯尔施,为回答人们对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批评,在1930年重版该书时,增补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他在其中多次提到区别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显然用后者去指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解释^①。但是,柯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在尔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也没有因此而流行起来。

1955年,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第二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论述了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始的、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先是说“被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它拒绝成为一种教条的历史哲学,它应当是一种革命哲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纽约1970年版,第120、134页。

学”，接着又从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方面，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冲突”，并且说什么这种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作为辩证思想与自然主义的冲突出现了”^①。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中逐渐被人们所使用。

1976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安德森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把“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马尔库塞到德拉-沃尔佩”，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或理论家”，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②。这样，安德森就扩大了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使之不仅包括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批拥护黑格尔、赞成人道主义和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些反对黑格尔、反对人道主义而拥护科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对于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这种做法，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美国《目的》杂志编辑皮孔、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教师沃尔夫、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提出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安德森没有把英美两国的有关学者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中去；有的批评安德森是按照托派历史编纂学的观点来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坐标和理论家名单的，而多数人则批评安德森把反对黑格尔的和拥护黑格尔的人搞在同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里，模糊了两者的决定性区别，不能详述每一方独特的理论贡献，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而

① 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伦敦1974年版，第35、64页。

②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马丁·杰、博斯特、诺凡克等人则竭力主张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两派,之所以要把诸如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等反对黑格尔的学派代表也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是因为有某些共同特征允许把人本主义各派和实证主义各派两方粗略地放到同一个阵营中去。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持由安德森所代表的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做法,并一直延续至今。

例如,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授安德鲁·莱文 1989 年在《什么是一种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我在由梅劳-庞蒂和安德森使之流行起来、被广泛接受的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此词”,“粗略地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此词指那种贯串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道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萨特、梅劳-庞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巴利巴尔)等人著作中的理论思潮”^①。

英国学者特沃尔金则在 1997 年发表的《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一方面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称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以来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又强调他所说的这个传统“包括诸如阿道尔诺、阿尔都塞、科来蒂、戈德曼、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丁伯纳罗、德拉-沃尔佩这样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②。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包括多少流派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分属人本主义(批判的)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

在人本主义方面,第一个流派便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① 威尔和尼尔逊编:《分析马克思主义》,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1989 年版,第 30 页。

② 特沃尔金:《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国杜克大学 1997 年版,第 136 页。

它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在初期也奉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西欧许多国家的骚乱、起义和革命中崩溃,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力量所可能具有的使命,而这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主张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为此,它要求把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认为这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办法则是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特别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黑格尔基础。

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和实证主义相对立而强调历史主义,并据此把马克思主义设想成不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模式基础上的一种分析科学,而是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次则是反对客观主义而强调人道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而高扬人在建构和改造世界中的创造性作用。这种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卢卡奇那里最终归结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而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则表现为唯实践主义。

有一种说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列宁的黑格尔研究混为一谈。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般地讲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殊地讲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依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基本精神,强调革命过程的唯意志论方面,并据此批评历史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而列宁则通过对黑格尔《逻辑科学》的研究,维护历史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正因为这两种黑格尔研究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因此,西方学者雅可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都求助于黑格



尔”，而“没有辨认出两种黑格尔传统则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主义方面的又一条思想路线，是以奥地利学者赖希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条思想路线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认为，在马克思观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时候，他预测了两个并行并进的过程：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崩溃的过程，马克思以某种明确性预言了这个过程；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对这个过程讲得较少。由于在马克思思想中有这个空白，由于马克思没有提出这么一种社会心理学，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就假定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那同一个经济过程的自动反映。然而，当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马克思主义期待欧洲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因而出现时，工人阶级却保持着沉默。据此，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有的代表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但被外部的压迫者所统治和剥削，而且也被那些阻止他们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意识形态所统治和支配；另一些代表则认为，意识形态被人们内在化或被溶化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被埋置在个性结构中，它远远落在经济现实后面，因而，他们就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上层建筑现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撑着、合法化着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主义方面的再一个流派，是以梅劳－

^① 雅可比：《失败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貌》，剑桥大学1981年版，第37页。